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十六

詳校官中書_臣朱文翰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_臣廬遂

謄錄監生_臣李承起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十六

明梅鼎祚輯

宋五

釋僧弼

吳人從什受學虛簡方直元嘉中終彭城寺

與沙門寶林書

佛跋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迦維羅衛人西適江陵武帝時為晉

太尉請與還都止道場寺志韻清遠雅有別致僧弼與林書其見稱如此

道場禪師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

道一闕

求那跋陀羅

奉父母書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
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其

家世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受菩薩戒奉
書父母勸歸正法父感其言遂棄邪從正

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若歸信三寶則長得相見

高

僧傳

釋慧琳

武丘法綱法師誄

并序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綱法師卒嗚呼哀哉夫

峭立方矯既傷於通任卑隨圓比又虧於剛潔山居協
枯槁之弊邑止來竄湫之患酌二情而簡雙事者法師
其有焉少遊華京長栖幽麓樂志入出乘情去來瀆猷
人流就間於木石鬱寂丘壑求歡於物類人以為無特
操我見其師誠矣天性膏敏陶漸風味從容情理賞託
文義交遊敦亮盡之契進趨慕復外之道埋身法服朱
纓之累蚤絕抗趾神疆丹墀之闕夙判況乃桑門矯拂
之跡徒倚伏之數者哉昔因邂逅傾蓋著交同以翦落

夷棄羣萃布懷舒憤以寄當年遂攜手遊梁比翼栖鄧
餐風靈岫挹道玄津比樂齊譙千載一時自林傾鳥散
奄忽盈紀子薄高柯予淪泥滓常冀曾卜索居之遇遂
成梁高山海之別東瀾弗復西景莫收致盡川征歸骨
曾邱嗚呼哀哉誄曰

厥族氏殷寔湯之裔榮聲中微源流昭晰少遭閔凶宗
無總總慈姑經營託是養衛爰逮三五聰韻特挺雙奇
比秀偶羅齊頴志陋中區思擢神境脫落生近耽慕緣

永既遵玄轍洞曉名迹仁義之外通非所惜室欲靡遂
坐以會適弗依朱扇考卜巖壁來不濡足去不絕翮頤
顏升萃進退損益予惡浮波爾能即心俱翔道澤同集
德林齊拂和風共聆玄英自宮徂國在目在襟往化綿
邈遺思沈吟亦既離逝天道明晰爾出舊山予反遐裔
庶乘和運同陰共憩寒灰弗煙落葉離綴睽願莫從子
遂下世人之云亡風懷掩翳嗚呼哀哉玄冬淒冽江澨
蕭條寒風颺幕飛霰入艘命有近止歸途尚遙憫憫即

盡寂寂哀號孤旅如薄均化無褒嗚呼哀哉懷遊居之
虎丘悼冥滅之廬嶺惟採錄於中京念提攜於番境情
飄飄於雙巒思纏綿於兩省何綢繆兮無極心所存兮
膈臆閱嚴冬兮已謝藉隆暑兮既息四運紛其遒迴情
期宵以長匿苟來緣之匪亡卷生年以增惻嗚呼哀哉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并序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卒于廬山嗚呼哀
哉善人告盡追酸者無淺含理云滅如惜者又深法師

本姓魏氏彭城人也父廣戚縣令幼而奇之攜就法汰
法師改服從業天資聰茂思悟夙挺志學之年便登講
座于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窮辭挫憲服其精致
魯連之屈田巴項託之抗孔叟殆不過矣加以性靜而
剛烈氣諧而易遵喜捨以接誘故物益重焉中年遊學
廣搜異聞自揚徂秦登廬躡霍羅什大乘之趣提婆小
道之要咸暢斯旨究舉其奧所聞日優所見踰躋既而
悟曰象者理之所假執象則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束教

則愚化是以徵名責實惑於虛誕求心應事茫昧格言
自胡相傳中華承學未有能出斯誠者矣乃收迷獨運
存履遺迹於是衆經雲披羣疑冰釋釋迦之旨淡然可
尋珍怪之辭皆成通論聃周之伸名教秀弼之領玄心
於此為易矣物忌先穎人疵貞越怨結同服好折羣遊
遂垂翼斂趾銷影巖穴遵晦至道投跡愚公登舟之迹
有往無歸命盡山麓悲興寰畿嗚呼哀哉

泗汴之清呂梁之峻唯是淑靈育此明俊如草之蘭如

石之瑾匪曰薰彫成此芳絢爰初志學服膺玄蹟經耳
了心披文調策弱而登講靡章不析善以約言弗尚辭
愔有識欽承厭是鉤蹟中年稽教理洗未盡用是遊方
求諸淵隱雖遇殊聞彌覺同近途窮無歸迴轅改軫焚
夷名蹟聞揚事表何壅不流何晦不曉若出朝離其明
昭昭四果十住藉以及矯易之牛馬莊之魚鳥孰徵斯
實弗迷斯道淹留茲悟告予誨言道誠在斯羣聽咸播
不獨抵峙誚毀多聞予謂無害勸是宣傳識協貞誠見

誨浮諠默陰去大弭此騰口增栖成英愛逸篁藪遁思
泉源無閼川阜庶乘閒託曰仁者壽命也有懸曾不永
久蘭蓀連類氣傷于偶嗚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告暮
風肅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交手分路茫茫去止悽
悽情顧屬在隱淪各從沿沂愁是長乖異成永互嗚呼
哀哉邈來風之絕響送行雲之莫因緬三冬其已謝轉
獻歲於北春聽陽禽之悅豫矚神氣之氤氲念庠序于
茲月信習業之嘉辰隱講堂之空覲惻高坐之虛閒歎

因事以矜理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茫昧信順

可推理不湮滅庶或同歸申天可畧情念可遺短章無

布聊以寫悲嗚呼哀哉

並廣弘明集

慧叡

冀州人遊歷諸國通曉音譯還憩靈山入關從什公諮衆後適京師止烏衣寺元嘉中卒

喻疑

出三藏記集錄云昔慧叡法師久歎愚迷製此喻疑防於今日故存之錄末

夫應而不寂感之者至感有精麤應亦不一影響理也
若以方期之非徒乖其圓乃亦喪其方故以備聞之悟
喻其所疑疑非膏盲庶必為治若治所不至喻復其如

之何竝可詳覽往喻昔漢室中興孝明之世無盡之照
始得輝光比壤於二五之照當是像法之初自今已來
西域名人安侯之徒相繼而止大化文言漸得淵照邊
俗陶其鄙倍漢末魏初廣陵彭城二相出家竝能任持
大照尋味之賢始有講次而恢之以格義迂之以配說
下至法祖孟詳法行康會之徒撰集諸經宣暢幽旨麤
得充允視聽暨今附文求旨義不遠宗言不乖寔起之
于亡師及至符并龜茲三王來朝持法之宗亦竝與經

俱集鳩摩羅法師至自龜茲持律三藏集自罽賓禪師
徒衆尋亦竝集關中洋洋十數年中當是大法復興
之盛也叡才常人鄙而得厠對宗匠陶譯玄曲法言無
日不聞聞之無要不記故敢依準所聞寄之紙墨以宣
所懷什公云大教興世五十餘年言無不實寔無不一
一而為言無非教也實而為稱無非寶也寶以如意為
喻教以正失為體若能體其隨宜之旨則言無不深若
守其一照則惑無不至今此世界以雜為名則知本自

離薄本自離薄則易為風波風波易以動撲淳易為離
易動易離故大聖隨宜而進進之不以一途三乘離化
由之而起三藏祛其染滯般若除其虛妄法華開其究
竟泥洹闡其寔化此三津開照照無匱矣但優劣在乎
人深淺在其悟任分而行無所臧否前五百年也此百
年中得道者多不得者少以多言之故曰正法後五百
年唯相是非執競盈路得道者少不得者多亦以多目
之名為像法像而非真失之由人由人之失乃有非跋

真言斧戟寔化無擇起于胷中不救出自脣吻三十六
國小乘人也此豐流於秦地慧導之徒遂復不信大品
既蒙什公入關開託真照般若之明復得輝光末俗朗
茲寔化尋出法華開方便門令一寔究竟廣其津途欣
樂之家景仰沐浴真復不知老之將至而曇樂道人以
偏執之見而復非之自畢幽途永不可誨今大般泥洹
經法顯道人遠尋真本於天竺得之持至揚都大集京
師義學之僧百有餘人禪師執本叅而譯之詳而出之

此經云泥洹不滅佛有真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有
佛性學得成佛佛有真我故聖鏡特宗而為衆聖中王
泥洹永存為應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而復致疑
安于漸照而拔排真誨任其偏執而自幽不救其何如
乎此正是法華開佛知見開佛知見今始可悟金以瑩
明顯法可知而復非之大化之由而有此心經言闡提
真不虛也此大法三門皆有成證晉朱士行既襲真式
以大法為己任于雒陽中講小品亦往往不通乃出流

沙尋求大品既至于闍果得真本即遣弟子十人送至
雒陽出為晉音未發之間彼土小乘學者乃以聞王云
漢地沙門乃以婆羅門書惑亂真言王為地主若不折
之斷絕大法聲育漢地王之咎也王即不聽時朱士行
乃求燒經為證王亦從其所求積薪十車於殿階下以
火焚之事行臨階而發誠誓若漢地大化應流布者經
當不燒若其不應命也如何言已投之火即為滅不損
一字遂得有此法華正本於于闐大國輝光重壤踊出

空中而得流此此大般涅槃經既出之後而有嫌其文
不便者而更改之人情小惑有慧祐道人私以正本雇
人寫之傭書之家忽然大火起三十餘家一時蕩然寫經
人於灰火之中求銅鐵器物忽見所寫經本在火不燒
及其所寫一紙陌外亦燒字亦無損餘諸經紙寫經竹
筒皆為灰燼此三經者如什公所言是大化三門無極
真體皆有神驗無所疑也什公時雖未有大般涅槃文
已有法身經明佛法身即是涅槃與經所出若合符契

此公若得佛此佛有真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便當應如白日朗其胷襟甘露潤其四體無所疑也何以知之每至若問佛之真主亦復虛妄積功累德誰為不惑之本或時有言佛若虛妄誰為真者若是虛妄積功累德誰為其主如其所探今言佛有真業衆生有真性雖未見其經證明評量意便為不乖而亦曾問此土先有經言一切衆生皆當作佛此當云何答云法華開佛知見亦可皆有為佛性若有佛性復何為不得皆作佛耶但

此法華所明明其唯有佛乘無二無三不明一切衆生
皆當作佛皆當作佛我未見之亦不抑言無也若得聞
此真言真是會其心府故知聞之必深信受同吾之肆
學正法者小可虛其衿帶更聽往喻如三十六國著小
乘者亦復自以為日月之明無以進于已也而大心寥
朗乃能鄙其狂而偏執自貽重罪慧導之非大品而尊
重三歲亦不自以為照不周也曇樂之非法華憑陵其
氣自以為是天下悠悠唯已一人言其意亦無所與讓

今疑大般涅槃者遠而求之正當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為不通真照真照自可照其虛妄真復何須其照一切衆生既有偽矣別有真性為不變之本所以陶練既精真性乃發恒以大慧之明除其虛妄虛妄既盡法身獨存為應化之本應其所化能成之緣一人不度吾終不捨此義始驗復何為疑耶若於真性法身而復致疑者恐此邪心無處不惑佛之真我尚無生疑亦可不信佛有正覺之照而為一切種智也般若之明自是照虛

妄之神器復何與佛之真可法身常存一切皆有佛之
真性真性存焉學不越涯成不乖本乎而欲以真照無
虛言言而亦無佛我亦無泥洹是邪見也但知執此照
惑之明不知無惑之性非其照也為欲以此誣罔天下
天下之人何可誣也所以遂不閤默而驟明此照者是
惜一肆之上而有鑠金之說一市之中而言有禿者三
易惑之徒則將為之所染皆為不救之物亦不得已而
言之豈其好明人罪耶實是蝮蛇螫手不得不斬幸有

深識者體其不默之旨未深入者尋而悟之以求自清

之路如其已不可喻吾復其如之何

此文出三藏既云慧叡又注長安叡

法師似指僧叡也
誤高僧傳送慧叡

釋寶林

京師龍光寺沙門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游玄僧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撰魔文等

按此載高僧傳弘明集以竺道爽智靜立名而未始列寶林據林自稱寓言假事則此二名或亦寓也

檄太山文

釋竺道爽

沙門竺道爽敢告太山東嶽神府及都錄使者蓋玄元

創判二儀始分上置璇璣則助之以三光下設后土則鎮之以五嶽陰陽布化於八方萬物誕生於其中是以太山據青龍之域衡霍處諸陽之儀華陽顯零班之境恒岱列幽武之賓嵩峙皇州之中鎮四瀆之所墳此皆稟氣運實無邪之穢神道自然崇正不偽因天之福順地之載敦朴方直澹然玄淨進道四運之端退履五教之精內韜通微之資外朗道德之明上達虛無下育蒼生含德潛通無遐不徹遊步九崖翱翔玄闕故能形無

正始呼吸陰陽握攬乾坤推步八荒夫東嶽者龍春之
初清陽之氣育動萌芽王父之位南箕北斗中皇九天
東王西母無極先君乘氣鳳翔去此幽玄澄於太素不
在人間蕩消衆穢其道自然而何妖祥之鬼魍魎之精
假東嶽之道託山居之靈因游魂之狂詐惑俗人之愚
情雕匠神曲偽立神形元無所記末無所經外有害生
之毒氣內則百鬼之流行晝則穀飯成其勢夜則衆邪
處其庭此皆狼蛇之羣鬼梟蟒之虛聲自三皇創基傳

載於今歷代所崇未覩斯響也故零征記曰夫神正者則潛曜幽昧上騰高象下戲玄闕逍遙雲影龍翔八極風興雨施化若雷電行厨不設百味自然含慈秉素澤潤蒼生恩過二養惠若朝陽應天而食不害衆命此乃靈翔之妙節清虛之神道若神不正者則干於萬物因時託響傳惑於俗沮成散朴激動人心傾材極殺斷截衆命枉害中年殂其骨肉精神離迸痛傷元氣東嶽之神豈此之謂也故枕中戒曰含氣蠢蠕百蟲勿癭無食

鳥卵中有神靈天無受命地靈有形應稟二儀焉可害
生此皆逆理違道本經羣民含慈順天不殺況害猪羊
而飲其血以此推之非其神也又五嶽真神則精之侯
上法璇璣下承乾坤稟道清虛無音無響敬之不以歡
慢之不以感千譽萬毀神無增損而汝矯稱假託生人
因虛動氣殺害在口順之則賜恩違之則有禍咎進退
諂偽永無賢軌毀辱真神非其道也故黃羅子經玄中
記曰夫自稱山嶽神者必是蟒蛇自稱江海神者必是

鼃鼃魚鼃自稱天地父母神者必是猫狸野獸自稱將軍神者必是熊羆虎豹自稱仕人神者必是猿猴狢獍自稱宅舍神者必是犬羊猪犢門戶井竈破器之屬鬼魅假形皆稱為神驚恐萬姓淫鬼之氣此皆經之所載傳之明驗也自汝妖祥漸踰六載招來四遠靡不響應送疾而往者如小水歸海獲死而還者哀呼盈路重者先亡便云冥盡輕者易除自稱其福若使重患難濟則汝無恩中容之疾非汝所救三者無效焉可奉事乃令

羣民投身歸命既無良醫善藥非散髮之能降經旬歷
月曾無影報以此推之有何證驗又國太元桓王及封
陽六國之懿節三台之輔光贊皇家黎元慈悅天菑謬
加體嬰微疾謂汝之祇能感靈德故宣德信命詣汝神
殿獻薦三牲加贈珍異若汝聖道通乾神致妙者何不
上啟九皇下諮后土參集百靈顯彰妙術使國良輔消
疾獲安既無響應乃奄薨遐驗此虛妄焉足奉哉又昔
太山石立社移神靈降象遐聲萬代此則乾坤之所感

顯為時瑞汝託稱其聖既不能興雲致雨以表神德圖妖邪以損真道正使汝能因槃動箸舉杯盡酒又為鬼幻非為真正況無其徵有何神也又太山者則閻羅王之統其土幽昧與世異陵都錄使者降同神行定本命于皇紀察都籍于天曹羣惡無細不拾纖善小而無遺總集魂靈非生人應府矣而何弊鬼詐稱斯旨橫恣人間欺紿萬端蓬林之樹烏鵲之野翕動遠近列于嗣曲聚會男女樹俗之心穢氣外豐臬聲遠布毒鍾王境為

害滋甚夫雲霧蔽天羣邪翳正自汝妖異多所傷害吾
雖未流備階三服每覽經傳而覩斯嬖推古驗今邪不
處正吾將蕩穢光揚聖道告到嚴鉤魁黨還遊冢墓餐
果飲泉足生之路既今羣民無傾財之困鳥獸無羅網
之卒若復顧戀望餐不去者吾將宣集叱沙神王起羅
子等授以金剛咒真師勇武秋霜陵動三千威猛難當
曜戈明劍疑則推山降龍伏魔靡不稽顙汝是小鬼敢
觸三光鶴毛入炭魚行鑊湯傾江滅火朝露見陽吾念

仁慈愍汝所行占此危殆憲即傷心速在吾前復汝本
形長歸萬里滄浪海邊勿復稽留明順奉行

覺避一作覺避

檄魔文

釋智靜

釋智靜頓首頓首明將軍輪下相與玄途殊津人天一
統宗師雖異三界大同每覩良會申展襄積而標榜未
寔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十方思順靈網方申絃綱彌
絢大通有期高會在近不任翹想竝書喻意耳夫時塞
有通否終則泰千聖相尋羣師迭襲昔我皇祖本原天

王體化應符龍飛初域節權形以附萬邦奮慧柯以覆
六合威蕩四邪掃清三六方當抗橫縱于八區絙紃綱
於宇宙夷靜七荒寧一九土而冥宗不弔真容擬位重
明寢暉靈舟覆浪故令蟻聚邪番興茲見見暴起瞋染
真塗塵惑清衆虐鍾蒼生毒流萬劫懷道有情異心同
念我法王承運應期理亂上承高胄下託羣心秉天期
以籠三千握聖圖以隆大業雲起四宮鸞翔天竺降神
迦維為時城塹綏撫黎元善安卿士獎導羣情慰喻有

疾嚴慧柯於冑中被神甲于身外愍十八之無辜哀三
空之路絕志匡大荒靖安平難百域千邦高伏風化承
君不忌重迷自覆深攝愚懷故守偽見狼據欲天鵝鳴
神闕畔渙壇場抗距靈節謂大位可登弘規可改覽茲
二三遠為歎息昔大通統世羣方影附有偽癡天魔不遵
改節干迂聖聽陳擾神慮領卒歸區權形萬變精甲照
曦霜戈拂域靈鼓競興響衝方外矯步陸梁自謂強威
王師一奮羣邪殄喪衆迷革心望風影伏况君單將驍

然一介士無方尋衆不成旅而欲違背陵虐華邑篡奪
靈權騰邈最勝以為氣真可不謬乎今釋迦統世道隆
先劫妙化蕩蕩神羅遠御智士壅壅雲算蓋世武夫龍
跳控弦萬隊協畧應真奇謀超拔故命使持節前鋒大
將軍鑒閭浮都督歸義侯薩陀波淪獨稟天奇蒙塵玄
鏡神高須彌猛氣籠世善武經文忠著皇闕領衆十萬
億揚鑣道路使持節威遠大將軍四天都督忉利公導
師武勝標羣文超宏謀妙思絕塵心栖夢表憂時忘身

志必匡世領衆百萬億鸞飛天衝使持節征魔大將軍
六天都督兜率王解脫月妙思虛玄高步塵表畧竝童
真功年九地悼愍三塗忿若縱害校却慷慨龍迴思奮
領衆四百萬億云迴天門使持節通微大將軍七天都
督四禪王金剛藏朗質映暉金顏遐燭恩過九陽力傾
山海右眄則濛汜飛波左顧則扶桑落曜德無不照威
無不伏領衆七百萬億虎眄須彌使持節鎮域大將軍
九天都督八住王士大維摩詰奇算不使法柯遠震體

合神姿權踰萬變呼吸則九服雲從叱咤則十方風靡
哀彼下民無辜三楚領衆九百萬億飲馬虛津使持節
鑒後大將軍十三天都督小千諸軍事九住王士大文
殊承胄遐元形暉三曜亂自紫宮神高體大應適千塗
玄算萬計羣動感於一身衆憲靜於一念深抱慈悲情
兼四攝領衆若塵翱翔斯在使持節匡教大將軍錄魔
諸軍事軍邪校尉中千王觀世音智畧淵深慧柯遠振
明達四通朗鑒三固或託迹羣邪曜奇鋒起或權形二

九息彼塗炭揮手則鐵圍摧巖嘯氣則浮雲頽岬能為
萬方不請之友領衆不思杖戈虎嘯使持節布化大將
軍三界都督補處王大慈氏妙質蹤網天姿標桀體喻
金剛心籠塵表猛氣衝雲慧柯遠奮無生轉於胷中權
智應于事外志有所規無往不就威恩雙行真俗竝設
領衆八萬四千嚴駕待命勇出之徒充逸大千金剛之
士彌塞八極咸思助征席卷六合乘諸度之寶軒守八
正之修路跨六通之靈馬控虛宗之神轡彎四禪之勁

弓放權見之利箭鳴驥桓桓輕步矯矯奉命聖庭曾無
有闕貴邦導師勝子五百幽鑒天命來投王化聖上開
襟感烝歸順皆受名爵封賞列土功侔舊臣聲蓋萬域
而君何心橫生異計偃蹇邊荒規故常位毒害勃於蒼
生天禍流於永劫可不哀哉可不謬哉君昔因時為物
所惑狂迷君心投危外竄百行一愆賢達常失久謂君
覺智返愚歸罪象季來身抽簪同遊羣僞以道自權榮
名終始如何攝愚守謬偷安邪位託瘕山以自高恃見

林以遊息耽六欲之穢塵翫邪迷以怡性建憍慢之高
幢引無明之勾陣闊步荒塗輕弄神器盜篡天宮抗衡
日月恐不果哉舉手而映三光把土以填巨海雖擬心
虛表事之難就將軍殖福玄津原承彌遠華貌曄然羣
情屬目望胄之基易登由來之功可借君可改往修來
翻然歸順謝過朱門以道齊好家國竝存君臣同顯身
名獲安曉迷達觀眷屬晏然可不美哉今王師尅舉十
萬翹轡手提法羅齊舞羣聖道柯曜于前驅靈鼓震於

後隊神鍾一叩十方傾覆海浪飛流陸原涌沸于斯之
時湏彌籠於一塵天地迴於一粟無動安於左衽妙樂
曜于右手神力若斯豈可當也我法王體道仁慈不忍
便襲權停諸軍暫壹靈轡臨路遣書庶迴迷駕君可蚤
定良圖面縛歸闕委命皇庭逍遙玄境隆名內暉遊形
外寄上方即任非君是誰夫慧當識機名貴免禍窮而
知反君子所美斯乃轉禍之高秋取功之良節昔夏桀
背主殷王致伐商紂首亂周武建師此即古今著龜將

軍之明誠相與雖乖于當年風流同味人天崎嶇何足
致隔相便懽然通書致命所以竊痛其辭委曲往反者
不欲令蘭芳夏凋修柯摧頽深思致言善自量竿無使
君身傾匡三趣莫令六天鞠生稊稗造頽眇目助懷惕
然臨路遺書諸情多憤言不藉意

權一作惟

破魔露布文

釋寶林

賢劫大千微塵年五濁鼎沸朔現壽百齡日使持節都
督恒沙世界諸軍事征魔大將軍淨州刺史十地王臣

金剛藏使持節都督八萬波羅密諸軍事破結將軍領
魔蠻校尉大司馬梵州刺史八地公臣解脫月等稽首
和南上聖朝尚書謹案夫六合同曜靈之鑒羣流歸百
谷之王萬化均于空玄衆竒宗於一智斯蓋理有宗極
之地統物無殊趣之會是以如來越重昏而孤興蔚勤
功於曠劫曜三塗之高明拔洪寢於始造窮聖德之區
奧究無生之虛致覽物化之樞機握宏德之絃紐至若
英姿挺特神光赫奕雖復千暉竝若固已絕矣身殊萬

狀而非衆體合至妙而不一應出五道而非生示入形
亡而非滅希夷恍惚無名無像莫測其深靡知其廣應
羣惑而不勞周萬動而常靜歷恒沙以倏忽撫八荒于
俄頃兩儀頽陷而不夷力負潛移而不易吸大火而不
焦懷洪流而不溺乾坤不足以語其德文玄不足以明
其道巨包六合不可以稱其大妙入無間不可以名其
小爾乃亭毒蒼生化蕪始母無欲無為而無不為翱翔于
應變之塗逍遙于有無之表挺達羣聖之端恬惔涅槃

之域二乘韜思于重忘之致十住息慮於動靜之機梵
王咨嗟以歸德帝釋伏膺而厭位其為聖也亦已極矣
於是應定光之遐記驗大通之圖錄出五道而龍興超
帝皇以命世道王三界德被十方畿甸恒沙都邑大千
偃九定之間室登七覺之雲觀濯八解之清池遊總持
之廣苑爾乃戴慈悲之殿處空同之座袞龍衆好天冠
頂相左輔彌勒之流右弼文殊之匹前歌大方之雅頌
後舞四攝之鑾拂衛以八住體虛之士侍以四果卓落

通仙三臺唯聖六府唯賢爾乃宣教姬孔宰守虞唐揚
威湯武州牧三皇其為化也坦八正之平衢開三乘之
通津列無為之妙宅濟大苦於勞塵杜三惡之姦路啓
惟樂于天人爵以果伯之位祿以甘露之餐功臣者賞
以淨土之封勲小者指以化城之安此乃超百王之洪
業太平之至治也五趣宦身之清朝四生土位之宗極而
羣迷愚嶮背真彌曠欣濡沫之近足忘江湖于遠金故
魔王波旬植愚根於曠始積迷心于妄境汎三染之洪

波入邪見之稠林至乃竊弄神器假偽冒真夸王天宮
分列嶽土制命六天縱肆偏威內以三公諸毒卿相糾
結外以軍將六師戎卒四兵內行跋扈不忌皇憲自火
螢光爭暉天照故乃頃者抗行神威揚兵道樹震雷公
霹靂之聲列擔山吐火之衆又持世惑于靜室波崙
悲號于都肆斯皆癡狂縱虧于聖節作亂中夜為日久
矣聖皇悼昏俗之聾瞽悲若喪以增懷將總羣邪以齊
見會九流而同津于是命將大勢之徒簡卒金剛之類

茹金嚼鐵之夫衝水蹈火之士勇卒塵沙驍雄億萬星
流風發龍騰魔境置軍萬全之策逼寇必死之野而魔
賊不祇敢執蠻荆之蠹爾抗宗繪之逋傲建麾于自憍
之地結固雲迷之嶮傍唐重複俠疊鱗次且其形勢則
癡山嵯峨固其前愛水浩汗漲于後邪林蔚蒼蒙其左
癡澗淵玄帶其右塵勞之卒豹視于交境六師之將虎
步于長遠望若雲起蔽天霧塞六合其為威也開闢罕
有承等于是承聖朝之遐威出超畝之奇畧蓋以高算之

籠彌以玄策之圍精騎千里步卒萬市遊師翳野屯塞
要害使前將軍檀那望慳麾以直進後軍毗即薨解卒
於其後禪乃畧游騎於其左尸羅防密監於其右外軍
漚和浪騎隊于平原之上走逗兵于詰屈之下陳虎旅
而高驤設危計於幽服中軍般若握玄樞之妙鑒把戰
勝之奇術控億兆之雄將擁塵沙之勁卒于是衆軍響
應萬塗競進感動六合聲震天地雄夫奮威浪奔白刃
之光奪于曦曜法鼓之應亂於雷震靱馬趨趨以騰擲

迅象飛控以馳驅禪弓烟舉而雲興慧箭雨灑以流靈
鞭以假名之策蹴入無有之原所以師子之吼刺以苦
空之音揮干將而亂斬動戈矛而競偃橫塵尸以被野
流臂血于長川崩癡山之嵯峨竭愛水之洪流窮偕於
諸見之窟挫高于七慢之巢于是魔賊進無抗鱗之用
退無希脫之隱慮盡路窮迴遑靡據魔王面縛于魔庭
羣旋送命於軍門諸天電卷以歸化迷徒風馳于初暉
皇威掃蕩其猶大陽之燄晨霜注洪流以滅燭火故使

萬世之逋寇土崩于崇朝中華之昔難肅清于俄頃斯
誠聖皇神會之奇功曠代著世之休烈雖昔殷湯建雲
功于夏郊周武掃氛於商野斯乃上古之雄奇豈以
得齊於聖勲臣輒奉宣皇猷綏慰初附安以空同之宅
充以八解之流防以戒善之禮習以六度之風耆年者
悟其即真于新唱弱喪者始聞歸歟之音夫應天順罰
春秋之道興功定亂先王所美元惡以賓祗從聖憲六
合同明廓清宇內玄風遐扇率土懷慶朝有康哉之歌

野有樂哉之詠功高道大非見所表聖憲幽深非言能
宣靡條皇威奇算之方又列衆軍龍驤之勢電驛星馳
謹露布以聞臣等誠惶以下

歸歟之音音
上疑尚有字

余以講業之暇聊復永日寓言假事庶明大道冀好迷
之流不遠而復經云涅槃無生而無不生至智無照而
無不照無生無照一切皆成成無成而無不成其唯如
來乎戰勝不以干戈之功畧地不以兵強天下皇王非
處一之尊霸臣非桓文之貴丘姬之教于斯遠矣時周

之言似而非當故知宗極存乎俗見之表至尊王于真
鑒之裏中人躊躇于有無之間下愚驚笑于常迷之境
令庶覽者捨河伯秋水之自多遠遊于海若之淵門不
束情于近教而駭神于廣長之說也

註弘明集

釋慧觀

姓崔清河人初諮慧遠北訪羅什時
稱精難宋元嘉中終京師道場寺

法華宗要序

觀以序諸什什曰所論甚快君當
南遊江漢善務弘通迺適荊州

夫本際冥湛則神根凝一涉動離淳則精麤異陳于是
心轡競策塵想諍馳翳有淺深則昏明殊鏡是以從初

得佛暨于此經始應物開津故三乘別流別流非真則
終期有會會必同源故其乘唯一唯一無上故謂之妙
法頌曰是乘微妙清淨第一于諸世間最無有上夫妙
不可明必擬之有像像之美者蓮華為上蓮華之秀分
陀利為最妙萬法而為言故喻之分陀利其為經也明
發蒙不可以語極釋權應之所由御終不可以祕深則
開實以顯宗致權應既彰則局心自廢宗致既顯則真
悟自生故能令萬流合注三乘同往同往之三會而為

一乘之始也覺慧成滿乘之盛也滅景澄神乘之終也
雖以萬法為乘然統之有主舉其宗要則慧收其名故
經以真慧為體妙一為稱是以釋迦玄音始發讚佛智
甚深多寶稱善歎平等大慧頌曰為說佛慧故諸佛出
世間唯此一事寔餘二則非真然則佛慧乃一之正寔
乘之體成妙之至足華之開秀者也雖寄華宣微而道
玄像表稱之曰妙而體絕精麤頌曰是法不可示言詞
相寂滅二乘所以息慮補處所以絕塵唯佛與佛乃能

究盡故恒沙如來感希聲以雲萃已逝之聖振餘靈而
現證信佛法之奧區窮神之妙境其此經之謂乎此經
之謂乎觀少習歸一之言長味會通之要然緬思愈勤
而幽旨彌潛未嘗不而靈鷲以遐想臨詞句而增懷諒
由枝說差其本謬文乖其正也有外國法師鳩摩羅什
超爽俊邁奇悟天拔量與海深辯流玉散繼釋蹤以嗣
軌秉神火以霜燭紐頽綱于將絕拯漂溺于已淪耀此
慧登來光斯境秦弘始八年夏于長安大寺集四方義

學沙門二千餘人更出斯經與衆詳究什自手執梵經
口譯秦語曲從方言而趣不乖本即文之益亦已過半
雖復霄雲披翳陽景俱暉未足喻也什猶謂語現而理
沉事近而旨遠又釋言表之隱以應探蹟之求雖冥非
未開固已得其門矣夫上善等潤靈夜尚均是以仰感
囑累俯慨未聞故採述旨要流布未聞庶法輪遐軫往
所未往十方同悟究暢一乘故序之云爾

修行地不淨觀經序

夫禪典之妙蓋是三乘之所遊反迷悟惑者託幽途以
啟真城墜三業之固宅廣六度以澄神散結賊於曠野
形四變以遊心燄三慧為炬明浪中源以殊分金剛戟
以練魔定慧相和以測真如是智依定則癡妄虧而霄
落定由智則七淵湛然而清清融九服則玄庭有階階
級相乘則鑑冶成妙義之本本之有方尋根傳訓則冥
一俱當雖利鈍有殊濟苦一量若契會同趣則聖性同
照聖性同照有累患永遼故知禪智為出世之妙術實

際之義標也夫禪智之為道言約理備究析中道對治
萬法善惡相乘迭轉孰止互有廢興管闕匠徹畧位其
宗以揆大方異世同文上聖為慈悲之主留法藏于千
載示三乘之軌轍知會通之至階沃麤蟬於曩劫曲成
衆艷之靈蟪密典相傳以至今接有緣與八背未始失其
會隨機猶掌迴所謂澹智常寂而不失照雖萬機寂化
一用故能窮諸法寶擬想玄靡遊志妙極躡神光于無
間者哉禪曲要密宜對之有宗若漏室根源則枝尋不

全羣盲失旨則上慢幽昏可不懼乎若能審其本根冥
訓道成實觀會古則萬境齊明冲途豁爾而融體玄象
于無形然後知凡聖異流心行無邊然棄本尋條之士
各以升降小異俱會其宗遂迷穴見隅變其津塗昏遊
長夜永以理隔不亦哀哉自頃來禪訓寔眇得其中每
以殊形難保遷動不常便起誠三寶搜求玄要以四百
論扣其關旨會遇西來宗匠綜習大法尋本至終冥隅
一開千載之下優曇再隆可不欣乎遂乃推究高宗承

嗣之範云佛涅槃後阿難曲奉聖旨流行千載先與同行弟子摩田地摩田地傳與舍那婆斯此三應真大願弘覆冥構于昔神起事外慈在寧濟潛行救物偶會無差佛在世時有外學五通仙人往至佛所請求出家乘俗高勝志存遠寄便言若我入道智慧辯才與身子等者爾乃當于至尊法中修習佛行佛知其本根于後百年當弘大事便答仙人汝今出家智慧淺薄不及身子仙人即退後百年中其人出世奇識博達于物開悟遂

出家學道尋得應真三明內照六通遠振辯才無礙摧
諸異論所度人衆其量無邊于諸法藏開託教文諸賢
遂見乃有五部之異是化運有方開徹有期五部既舉
則深淺殊風遂有支派之別既有其別可不究本詳而
後學耶此一部曲名為具足清淨法場傳此法至于闍
賓轉至富若蜜羅富若蜜羅亦盡諸漏具足六通後至
弟子富若羅亦得應真此二人于闍賓中為第一教首
富若蜜羅去世已來五十餘年弟子去世二十餘年曇

摩多羅菩薩與佛陀斯那俱共諮得高勝宣行法本佛
陀斯那化行屬賓為第三訓首有於彼來者親從其受
法教誨見其涅槃其涅槃時遺教言我所化人衆數甚
多入道之徒具有七百富若羅所訓為教師者十五六
人如今於西域中熾盛教化受學者衆曇摩羅從天竺
來以是法要傳與婆陀羅婆陀羅與佛陀斯那佛陀斯
那慙此旃丹無真習可師故傳此法本流至東州亦欲
使了其真偽塗無亂轍成無虛構必加厚益斯經所云聞

四色為分界一色無良緣宗歸部律則發趣果然其猶
朝陽暉首萬類影旋師子震吼則衆獸伏焉聖王輪寶
諸雄悚然覽斯法界廓清靈律入有不惑處無不沉自
非道起羣方智鑒玄中孰能立無言之辯于靈昭之淵
寄言述于七覺之林可謂無名于所名而物無不名無
形于所形而物無不形無事于所事而物無不事者哉

勝鬘經序

勝鬘經者蓋方廣之要畧超昇之洪軌故其為教也創

基覆簣而雲峯已構沖想一興而淵悟載豁言踰常訓
旨越舊篇故發心希聖而神儀曜靈歸無別章而歎德
斯備誠感聲發而尊號響集然後勒心切戒曠志僧那
善攝摩遺大乘斯御馳輪幽轍長驅永路期運尅終誕
登玄極玄極無二故萬流歸一故曰二乘皆入一乘所
謂究竟第一義乘一誠無辯而義有區分名曰義生故
稱為屢轉三五之興蓋由此也爾其奧也窮無始之前
以明解惑之本究來際之味挹汜洹之妙文寡義豐彌綸

羣籍宇宙不足以擬其廣太虛不能以議其量淵兮其
不可測也廓兮其不可極也將求本際之源追返流之
極者必至于此焉司徒彭城王殖根遐劫龍現茲生依
蹟上台協讚皇極而神澄世表志光玄猷聞斯幽典誠
期愈曠凡厥道俗莫不響悅請外國沙門求那跋陀羅手
執正本口宣梵音山居苦節通悟息心釋寶雲譯為宋
語德行諸僧慧嚴等一百餘人考音詳義以定厥文大
宋元嘉十三年歲次玄枵八月十四日初轉梵輪訖于

月終公乃廣寫雲布以澤未洽將興後世同往高會道
場故畧叙法要以染同慕之懷云爾

釋僧馥

道場寺沙門醴泉人與慧觀
同寸專精義學注勝鬘經

菩提經注序

夫萬法無相而有二諦聖人無知而有二名二諦者俗
也道也二名者權也智也二名以語嘿為稱二諦以緣
性為言緣性兩陳而其實不乖語嘿誠異而幽旨莫二
故般若經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見緣起為見法也菩

提經者諸佛之要箴十住之營統其文雖約而義貫衆
曲其旨雖玄曉然易覽猶日月麗天則羣象自朗示之
一隅則三方自釋也經之為體論緣性則以二諦為宗
語玄會則以權智為主言菩提則以無得為玄明發意
則以冥期為妙婉約而弘深莫不備矣耆婆法師入室
之祕說也親承者寡故罕行於世家師順得之於始會
余雖不敏謬聞於第五十性疎多漏故事語而書紳豈
曰注解自貽來哂庶同乎我者領之丈外耳

釋法慈

高僧傳云豫州沙門道慈祖述道猷勝鬘經義刪其所注以為兩卷即法慈也傳作道慈

序中道猷傳作道猷小異

勝鬘經序

勝鬘經者蓋是方等之宗極者也所以存於千載功由人弘故得以元嘉十二年歲在乙亥有天竺沙門名功德賢業素敦尚貫綜大乘遠載梵本來遊上京庇迹祇洹招學讚訪才雖不精絕義麤輝揚遂播斯旨乃上簡帝王于時有優婆塞何尚之居丹陽以為佛法檀越登

集華輦敏德名望便於郡內請出此經既會羣賢本心
入謹傳譯字句雖質而理妙淵博殆非常情所可厝憲
時竺道生義學弟子竺道攸者少習玄宗偏蒙旨訓後
侍從入廬山溫故傳覆可謂助鳳耀德者也法師至元
嘉十一年於講坐之上遷神異世道攸慕深情慟有若
天墜於是奉訣墳壟遂遁臨川三十許載經出之後披
尋反覆既悟深旨仰而歎曰先師昔義闍與經會但歲
不待人經襲義後若明匠在世剖析幽蹟者豈不使異

經同文解無餘向者哉輒敢解釋兼翼宣遺訓故作注
解凡有五卷時人以為文廣義隱所以省者息心玄門至
大明四年孝武皇帝以其師習有承勅出為都邑法師
慈因得諮覲麤問此經首尾又尋其注意竊謂義然今
聊撮其要解誤為二卷庶使後賢共見其旨焉

釋僧鏡

姓焦自隴西遷居吳住京師定林下寺
大闡經論元徽中卒 記稱焦鏡法師

後出雜心序

昔如來泥洹之後於秦漢之間有尊者法勝造阿毘曇

心本凡有二百五十偈以為十品後至晉中興之世復有尊者達摩多羅更增三百五十偈以為十一品號曰雜心十品篇目仍舊為名唯別立擇品篇以為異耳位序品次依四諦為義界品直說法相依擬苦諦行業使三品多論生死之本以擬集諦賢聖所說斷結澄滅之義以擬滅諦智定二品多說無漏之道以擬道諦自後諸品雜明上事更無別體也於宋元嘉十一年甲戌之歲有外國沙門名曰三藏觀化遊此其人先于大國綜

習斯經於是衆僧請令出之即以其年九月於宋都長干寺集諸學士法師雲公譯語法師觀公筆受考校治定周年乃訖鏡以不才謬預聽末雖思不及玄而時有淺解今謹率所聞以示後生至于折中以俟明哲于會稽始寧山徐文江精舍誤記

釋弘充

涼州人通莊老解經律大明末過江為湘宮寺綱領終于齊

新出首楞嚴經序

首楞嚴三昧者蓋神通之龍津聖德之淵府也妙物希

微非器像所表幽玄冥湛豈情言所議冠九位以虛昇
果萬行而圓就量種智以窮賢絕殆庶而靜統用能靈
臺十地局鑄法雲罔像環中神圖自外然心雖澄一應
無不周定必凝洎在感斯至故明宗本則三達同寂論
善救則六度彌綸辯威效則強魔憚淪語衆變則百億
星繁至乃徵號龍上晦蹟塵光像告諸乘有盡無滅斯
皆參定之實功成能之顯事權濟之樞綱勇伏之宏要
矣羅什法師弱齡言道思通法門昔紆步闕右譯出此

經自雲布已來競辰而衍中興啟運世道載昌宣傳之
盛日月彌懋太宰江夏王該綜羣籍討論淵敏每覽茲
卷特深遠情充以管昧嘗厠玄肆預遭先匠啟訓音軌
參聽儒緯髣髴文意以皇宋大明二年歲次奄茂於法
言精舍畧為注解庶勉不習之傳敢慕我聞之義如必
紕謬以俟君子

釋道埏

六十卷阿毗曇毗婆沙經序

毗婆沙者蓋是三藏之指歸九部之司南司南既准則
羣迷草正指歸既定則邪輪輟駕自釋迦遷暉六百餘載
時北天竺有五百應真以為靈燭久潛神炬落曜含生
昏喪重夢方始雖前勝迦旃延撝阿毗曇以拯頽運而
後進之賢尋其宗致儒墨競構是非紛然故乃澄神玄
觀搜簡法相造毗婆沙抑正衆說或即其殊辯或標之
銓評理致淵曠文畧艷博使西域勝達之士莫不資之
以鏡心鑒之以朗識而溟濶潛灑將洽殊方然理不虛

運弘之由人大沮渠河西王者天懷遐廓標誠沖寄雖
迹纏紛務而神棲玄境用能丘壑廊廟館第林野是使
淵搜投竿巖逸來廷息心升堂玄客入室誠詣既著理
感不期有沙門道泰才敏自天冲氣疎朗博聞奇趣遠
參異言徃以漢土方等既備幽宗粗暢其所未練唯三
藏九部故杖策冒嶮爰至葱西綜覽梵文義承高旨并
獲其梵本十萬餘偈既達涼境王即欲令宣譯然懼衆
中之固將或未盡所以側席虛襟企矚明勝時有天竺

沙門浮陀跋摩周流敷化會至涼境其人開悟淵博神懷深邃研味鑽仰逾不可測遂以乙丑之歲四月中旬于涼城內苑間豫宮寺請令傳譯理味沙門智嵩道朗等三百餘人考文詳義務存本旨除煩即實質而不野王親屢迴御駕陶其幽趣使文當理詣片言有寄至丁卯歲七月上旬都訖通一百卷會涼城覆沒淪湮遐境所出經本零落殆盡今涼王信向發中探深幽趣故每至新異怖仰奇聞其年歲首更寫已出本六十卷令送

至宋臺宣布未聞庶今日新之美敬於當時福祚之興
垂于來葉挺以後緣得參聽末欣遇之誠竊不自嘿庶

列時事以貽來哲

大藏宮字函
上註出三藏記

釋道溫

姓皇甫安定朝那人入廬山依遠公
善大乘經自江陵至都泰始初卒

列言秣陵縣

孝建初勅溫下都止中興寺路昭皇
太后大明四年十月造普賢像成于

中興禪房設齋凡二百僧列名同集有一僧晚
來就座風容都雅忽不復見衆乃悟其神人溫

時為僧主列言秣陵表間
詔改天安寺以旌厥瑞焉

皇太后睿鑒冲明聖符幽洽滌思淨場所衿至境固以

聲藻宸內事靈梵表廼創思鎔斲抽寫神華模造普賢
采儀宸像寶傾宙珍妙盡天飾所設齋講訖今月八日
賔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無盈減轉經將半景
及昆吾忽覩異僧預于座內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衆
驚嗟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答曰名惠明住何
寺答曰來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闔席悚魂遍筵
肅憲以為明詳所賁幽應攸闡紫山可覲華臺不遠盖
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所徇發石開泉况帝德涵

運皇功懋洽仁洞乾遐理暢冥外故上王盛士尅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適若因陛下惠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惠明為人名繼天興祚式垂無疆故以天安為寺稱神基彌遠道政方凝九服咸泰萬寓齊悅謹劉言屬縣以顯天休

高僧傳 震中惠明作慧明適若因作

意若曰
顯作詮

高僧傳云求那跋摩宋言功德鎧本刹利種元嘉八年達于建業文帝引見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徇物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達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

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今不威若
不尅己苦躬將何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
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不
天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煖應節百穀滋繁
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亦衆矣寧在閭半
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為弘濟耶帝撫几歎曰
開悟明達可與達天人之際矣按此本面
對陳氏象教皮編作跋摩上宋文帝書誤

有司沙門宜敬王者奏

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使
沙門敬王者桓玄復述具

義並不果行大明六年
世祖使有司奏詔可

臣聞邃宇崇居非期宏峻拳踞槃伏非止敬恭將以施
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條分至于崇親

嚴上厥繇靡夷唯淨固為教邊自龍堆反經提傳訓遐
事遠練生瑩識恒俗稱難宗旨緬謝微言淪隔拘丈蔽
道在末彌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隨方之眇迹
迷製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為道不輕比
丘遭道人斯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
簡體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體萬乘者哉故成康創議元
典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
九仙贐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舍弗臣之祗陛席之

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比當盡虔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微有序乘方蕪遂矣

宋書

天竺迦毗黎國王月愛

下註海南夷沈約宋書云凡此諸國皆事佛道

奉宋文帝表

元嘉五年

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清淨猶如化城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聖王出遊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萬邦歸仰國富如

海國中衆生奉順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施羣生
無所遺惜帝修淨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諸沈溺羣
寮百官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寺衛天魔降伏莫不
歸化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聖賢承
業如日月天於彼震旦最為殊勝臣之所住名迦毗河
東際于海其城四邊悉紫紺石首羅天護令國安隱國
王相承未嘗斷絕國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來集共遵
道法諸寺舍中皆七寶形像衆妙供俱如先王法臣自

修檢不犯道禁臣名月愛葉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
善羣臣百官悉自安隱今以此國羣臣吏民山川珍寶
一切歸屬五體歸誠大王足下山海遐隔無由朝覲宗
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悉達使主名尼陀達
此人由來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誠大王若有所
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令
治國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反使還
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勅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反所

白如是願加哀愍奉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
白鸚鵡各一頭

師子國王刹利摩訶南

奉文帝表

元嘉五年

謹白大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
德高遠覆載同于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外無往
不伏方國諸王莫不遣信奉獻以表歸德之誠或泛海
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

脩德為正不嚴而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欣人為善慶
若在已欲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託四道人遣
二白衣送牙臺上以為信誓信還願隨音告

訶羅陀國王堅鎧

奉文帝表

元嘉七年

伏承聖皇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國界城郭莊嚴清
淨無穢四衢交通廣博平坦臺殿羅列狀若衆山莊嚴
微妙猶如天宮聖王出時四兵具足導從無數以為守

衛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珍賄無量王法清整
無相侵奪學徒遊集三乘競進敷演正法雲布雨潤四
海流通萬國交會長江眇漫清淨深廣有生咸資莫能
銷穢陰陽調和苗屬不行誰有斯美大宋揚都聖王無
淪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物平等忍辱怨清無二
濟乏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達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
如淨月宰輔賢良羣臣貞潔盡忠奉主心無異想伏惟
皇帝是我真主臣是訶羅陀國主名曰堅鎧今敬稽首

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
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表此丹誠所遣二人一名毗紉
一名婆田令到天子足下豎鎧微蔑誰能知者是故今
遣二人表此微心此情既果雖死猶生仰惟大國藩守
曠遠我即邊方藩守之一上國臣民普蒙慈澤願垂恩
逮等彼僕臣臣國先時人衆殷盛不為諸國所見陵迫
今轉衰弱鄰國競侵伏願聖王遠垂覆護并市場往反
不為禁閉若見哀念願時遣還今此諸國不見輕侮亦

令大王名聲普聞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今遣二人是臣
同心有所宣啟誠實可信願勅廣州時遣船還不令所
在有所陵奪願自今以後賜年年奉使令奉微物願垂
哀納

訶羅單國王毗沙跋摩

奉文帝表

元嘉
十年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為世間
道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

如須彌山村邑聚落次第羅匝城廓館宇如忉利天宮
宮殿高廣樓閣莊嚴四兵具足能伏怨敵國土豐樂無
諸患難奉承先王正法治化人民良善慶無不利處雪
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百味清淨周匝屈曲順趣大
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七殊勝第一是名震旦
大宋揚都承嗣常勝大王之業德合天心仁蔭四海聖
智周備化無不順雖人是天護世降生功德寶藏大悲
救世為我尊主若勝天子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呵羅單

國王毗沙跋摩稽首問訊

入上文帝表

元嘉十三年

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羣生相好具足天龍神等恭也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闕

間自蒙音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顏色照曜威儀殊勝諸天龍神之所恭敬以正奉寶梵行衆僧莊嚴國土人民熾盛安隱快樂成閭高峻如乾他山衆多勇士守護此城樓閣莊嚴道巷平正著種種衣猶

如天服於一切國為最殊勝吉揚州城無憂天主愍念
羣生安樂民人律儀清淨慈心深廣正法治化共養三
寶名稱遠至一切竝聞民人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
世界之主一切人天恭敬作禮呵羅單跋摩以頂禮足
猶如現前以體布地如殿陛道供養恭敬如奉世尊以
頂著地曲躬問訊忝承先業嘉慶無量忽為惡子所見
爭奪遂失本國今唯一心歸誠天子以自存命今遣毗
紇問訊大家意欲自往歸誠宣訴復畏大海風波不達

今命得存亦由毗紉此人忠志其恩難報此是大家國
今為惡子所奪而見驅擯意頗忿惋規欲雪復伏願大
家聽毗紉買諸鎧仗袍襖及馬願為料理毗紉使得時
還前遣闍邪仙婆羅訶蒙大家厚賜悉惡子奪去啟大
家使知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闍婆婆達國王師黎婆婆達陀阿羅跋摩

師黎婆婆達
陀姓下名

奉文帝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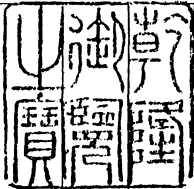
元嘉十
二年

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

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
于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
流布如日照民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
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
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閭浮提內莫不來服悉
以茲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靈潤是以雖隔巨海
常遙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
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

陀婆副使葛抵奉宣徵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陀
婆所啟願見信受諸有所請唯願賜聽今奉徵物以表

徵心
並宋書



釋文紀卷十六